

§ 巴比倫的呼喚(2)



美索布達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，發源於西亞的兩河流域。產生了幾個帝國：阿卡德帝國、巴比倫帝國、亞述帝國、新巴比倫帝國（約公元前 626 – 公元前 539 年）。

§

巴比倫的暮色總是降得極慢，宛如這座城市仍在猶豫是否要讓黑夜降臨。

黃昏時刻，畢達哥拉斯站在埃薩吉拉神廟的院落，聽著遠方集市的喧嘩逐漸沉入金色的沙塵。

他知道自己即將離開，而旅途的下一段，是更荒涼的西奈沙漠。

但在離開之前，他仍有三個地方必須再看一次——天文台、檔案庫，以及城市裡那些維持巴比倫日常運行的普通工匠與祭司。

他想弄清楚一件事：

巴比倫之所以強盛，是因為知識精確得足以統治自然，還是因為人們相信數字本身具有神祕力量？

這兩者，他在此都見到了。而他必須分辨其中的界線。

§ 神廟天文台：天體的秩序與數的語言

那布－扎卡里帶他上神廟後方的天文觀測台。夜幕尚未完全降下，東方的金星先亮了起來。



一旁的書吏正用泥板(tablet)作記錄：行星的方位、月亮的黃道速度、將至的日蝕陰影。這些紀錄不像希臘式的推理，而更像是農耕者使用的曆法表；卻又遠比一般農曆精確。

拿布－扎卡里指著刻著細密符號的泥板(cuneiform tablet)說：

「我們不問世界 為什麼 運行，我們問它 何時 再次如此運行。」

畢達哥拉斯端詳著那些週期表。他看見了：

- 29.53 天的月相週期
- 223 個月的[沙羅週期](#)
- 金星八年的視運行循環
- 各種以 60 為基數的計算殘跡

這些數字在乾裂的泥板上交織，像一種古老而冷峻的音樂。

「你們能精確到這個程度？」他問。

「精確不是我們的目的。」拿布－扎卡里回答，「我們需要知道河水何時氾濫、祭典何時開始、戰役何時有利。時間，是王權的骨架；星辰，是時間的度量器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。他第一次意識到，巴比倫人真正的力量不在於信仰本身，而在於「可量化的天文學」。他甚至隱約感到，這種計算可能比希臘的幾何推理更接近世界本身的節律。

那夜，他在天文台看到一幕終生難忘的景象。

數名書吏匆忙在泥板旁排列不同象徵方位的黏土標記。天文室的首席觀者抬頭望向天空，斷言幾日後將見月蝕，並指出影子將從北緣先侵蝕。

畢達哥拉斯問：「你確信？」

首席觀者淡淡道：「不是確信，而是周期本身如此。」

這句話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烙印。

秩序不是推理，而是循環。循環本身就是一種數。

從那夜起，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思考是否太過希臘式：太依賴邏輯，而忽略自然呈現出來的節奏。

§ 泥板檔案庫：知識的重量與易碎

翌日清晨，畢達哥拉斯被允許進入神廟的「泥板檔案庫」。這是少數外國人能踏入的領域之一。巨大的房間裡堆滿泥板，如同一座由知識建成的迷宮。泥板的重量讓整座房間的空氣帶著濕土的氣味。

書吏一邊翻找泥板一邊解說：

「這裡收錄了五十年、百年、甚至兩百年以上的觀測。但洪水或戰火，只需一天，就能抹去我們的一切。」

畢達哥拉斯觸摸一塊記載著天文周期的泥板。它比他想像得輕，也比他想像得容易碎。他幡然理解——知識不只是力量，也是負擔與責任。

他問：「你們不擔心這些會遺失嗎？」

書吏苦笑：「擔心？當然。但這個世界一直如此。王朝更迭、神廟倒塌、泥板化為塵土。保存知識就像用手托住河水。」

這句話深深震撼了他。

在希臘，哲人以語言傳遞思想；在此，知識卻需要以泥土承受。希臘的語言靈活，但容易失真；巴比倫的泥板具體，但容易毀滅。

他突然想起希臘的口述詩歌，也想起自己的老師們。

或許他能找到一條介於兩者之間的道路：

用抽象的數學形式保存知識，脫離泥土，也脫離語言。

那一刻，他理解到：

數字本身，或許才是唯一能同時跨越語言與城邦的「通用語」。

§ 日常的技藝與數字的神秘

傍晚時分，他按照拿布－扎卡里的建議，走訪市集與神廟旁的作坊。他想觀察巴比倫的技藝如何與知識相互支撐。

工匠：技術的數學

他在金匠的作坊看到，工匠以六十進位的比例調配黃金與白金合金；在陶工棚，他看到工匠利用繩索劃分弧度，以便製作同心圓形器皿；在河畔，他見到灌溉工人操作早期的螺旋抽水器與滑輪導水機構。

工匠們未必懂哲學，但他們的身體記憶比任何幾何教科書更實在。

其中一位皮革匠拿起細繩說：

「看吧，這是我們用來測量張力的數字。如果拉力過大，皮革會裂；太小，縫合會鬆。」

數字在這裡不是理論，而是生活。

畢達哥拉斯第一次覺得，數並不是神祕的，而是務實的；可同時又比務實更深，因為它決定了物質世界能否成形。

祭司：符號與宇宙的聯繫

接著，他被帶入一座小型神廟。裡面的祭司正在解讀象徵天空兆象的符號。那些符號與天文泥板的紀錄互為影子：前者談吉凶、後者談週期，但兩者的基礎都依賴天象。

祭司說：

「天上的變化，是諸神的書寫。
我們讀它，是為了理解命運的節奏。」

畢達哥拉斯聽得出來——
這裡的信仰帶著強烈的數字神祕主義色彩。
但與希臘的神話不同，它依附在精密的觀測資料上。

他開始理解巴比倫人思想的結構：
精確計算支撐神祕信仰，而神祕信仰反過來推動更精確的計算。

這種循環奇異地強大。

商人：世界的秩序由數決定

最後，他與河港邊的商人交談。商人用六十進位計量香料，用早期的利息與債務泥板計算未來收益。他們以極其冷靜的精算維持貿易。

商人告訴他：

「河水的漲幅、船的載重、帳冊的變動……
我們計算這些，是為了避免破產，而不是取悅諸神。」

這讓畢達哥拉斯忽然明白：

巴比倫文明的核心不是神與王，而是可被量化的現實世界。
一座城市若能量化自身，就能掌控自身。

他開始感到興奮，一種接近啟示的興奮。
或許數字本身就是世界的骨骼。

或許一切秩序的基礎，不在語言、不在神話，而在於數字所呈現的比例、節奏與對稱。

最後的對話

離開前的夜晚，畢達哥拉斯再次造訪神廟，與拿布－扎卡里站在塔頂俯瞰整座城市。營火在街道上堆疊成橙色的河流，像是另一種天文圖。

「你離開後要做什麼？」老智者問。

「我想找出天與地之間共通的秩序。」畢達哥拉斯坦率回答。「巴比倫的計算如此精確，人民的信仰又如此神祕。我想知道——數，是歸於現實，還是歸於神祕？」

拿布－扎卡里輕笑：

「你錯了，薩摩斯之子。數既不是現實的，也不是神祕的；

數只是世界語言，而你將成為說這語言的人。

天文學給你週期，泥板給你證據，工匠給你技藝，祭司給你象徵，商人給你秩序。

把它們織在一起，你會走出一條新的道路——比我們任何人都更遙遠。」

風從幼發拉底河面吹來，帶著潮水與泥土的氣息。

「記住，」老智者補充道，

「若你執著於精確，你會遺失意義；若你沉溺於神祕，你會遺失真相。能同時容納兩者者，才能稱為智者。」

畢達哥拉斯久久不語。

他知道自己正在從希臘哲人轉為另一種存在——一位相信數字能通往宇宙的旅人。

而他的道路將從明日開始，穿越沙漠、穿越語言與城邦的壁壘，直到真正理解數的本質。

§ 離開巴比倫

清晨，他從伊什塔爾門離開。

大門巨大的青藍色釉磚在陽光下閃光，像在向他告別。

遊行大道上的獅子依舊昂首，但他再也不將它們視為單純的裝飾。

那是週期、秩序與權力的象徵。

他深吸一口氣。

身後是巴比倫的精密計算與古老神祕；

前方是空曠的沙漠與未被命名的答案。

畢達哥拉斯知道：

他的旅程真正的開始，不是抵達巴比倫，而是離開這座城市。

後記：

1. 古巴比倫文明對畢達哥拉斯的影響：

(1) 天文學與數學的精確計算。

(2) 數字神祕主義與占星傳統。

2. 畢達哥拉斯並非單純繼承，而是進行了創造性轉化：

從實用到理論，他將埃及、巴比倫的實用數學提升為演繹推理系統，強調證明與抽象邏輯，奠定西方數學哲學基礎。